

清贫“小所长”心里装着群众“大利益”

追记原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司法所所长朱儒玲

他是群众身边的“和事佬”，先后调解1100余起纠纷；他是工业园区的“灭火队员”，几年里为农民讨薪500多万元……他就是原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司法所所长朱儒玲。身为所长的他，忙碌却清贫至极，直到去世，仍和妻儿蜗居在岳母家的房子里。

今年1月17日，在蚌埠市淮上区司法局进行完年度述职后，朱儒玲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当晚被送到蚌埠123医院检查，初步诊断为肝癌。几天后转院至上海，确诊为肝癌晚期。主治医生摇摇头说，太晚了！十几天后，朱儒玲回到蚌埠保守治疗。2月25日，年仅36岁的朱儒玲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，离开了他钟爱的司法行政工作。直到去世，他都没能兑现带儿子吃自助餐的诺言。

■ 记者 曾梅文/图



朱儒玲在对社区居民进行宣传讲解



朱儒玲获得的荣誉

- 2009年被蚌埠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评为优秀法制副校长；2010年被安徽省司法厅评为优秀学员；
- 2010年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“双百日维稳攻坚行动”先进个人；
- 2014年2月18日被蚌埠市司法局授予个人三等功；
- 2014年5月12日被省司法厅追记个人一等功。



朱儒玲为园区工人发放宣传单



朱儒玲为贫困孩子送去学习文具

6年调解纠纷1100余起

沫河口司法所管辖范围涉及全镇24个村、7万余人，辖区内设有工业园区。

2013年国庆节期间，沫河口镇某村村民谢某在村卫生室就医，因药物过敏死亡。死者家属情绪激动，纠集了几十人在镇政府门前讨说法，并将尸体停放在卫生院，要求赔偿。

从上午9时开始，朱儒玲便顾不上喝一口水，一直到下午1时，双方才达成初步一致，可没过多久又出现反复。经

过三天两夜的反复做工作，医患双方才达成了赔偿协议。

等朱儒玲回到家时，孩子撅着小嘴不肯理他，抹着眼泪一个劲儿说：“爸爸又没带我去公园玩，说话不算话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事司法行政工作6年来，朱儒玲调解纠纷达1100多起，调解成功率98%以上，本人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，沫河口司法所被省司法厅授予“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活动”先进集体。

为农民工讨薪500多万元

沫河口司法所辖区内建有工业园区，各类劳动纠纷时常发生。

2013年9月，沫河口工业园负责赛远薄钢、华通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拖欠50多名农民工工资，农民工先后来到沫河口司法所，要求帮助讨要工资，情绪十分激动。原本身体不适，准备去医院检查的朱儒玲立刻改变了原先的计划。

经过朱儒玲多次交涉，企业方同

意支付所欠工资，但要核实具体的人员姓名及所欠工资数额详单。朱儒玲又找到50多名工人一一进行核实，做了大量的调查笔录，当场签订了保证书。几天后，工人们兴高采烈地领走了被拖欠的16万余元工资，而朱儒玲却倒在了病床上。

据统计，仅2013年，沫河口司法所就为园区调解矛盾纠纷280起，为工人讨回拖欠工资500余万元。

他给社区矫正人员“送礼”

与其他基层司法所相比，沫河口所管辖的“失足人群”数量有些多，仅社区矫正人员就多达60余人。朱儒玲总是将他们当朋友，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

几年前，沫河口镇龙王庙村村民朱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有期徒刑缓期执行，在沫河口镇进行社区矫正。

因车祸受伤，社区矫正期间朱某需要做二次手术取出钢板。在到蚌埠的医院做手术前，他向朱儒玲请了假。

“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朱所长会带

着礼物到医院看我。”朱某说，手术后回到家，朱儒玲又专程带着礼物到家里看望他。

在朱儒玲的帮助下，朱某和妻子一起在镇工业园区一家企业找到了工作，有了稳定收入，如今债务也快还清了，家庭也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幸福。

自2008年1月以来，沫河口司法所共接纳130名社区矫正人员，其中期满解矫57名，没有发生脱管、漏管，没有发生1起重新犯罪，同时，还帮助20名矫正人员就业。

局长四次去司法所没见到他

“我到沫河口几乎就没见到司法所长，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四次。”蚌埠市司法局局长刘军波说，尤其是一次在司法所迎了个照面，朱儒玲说了句，“我要赶到村里去调解，不然就打起来了”，便一溜烟走了。

刘军波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时朱儒玲在宁洛高速沫河口段建设施工工地，调解一起重大群体事件。当时一些村民因农作物受损聚集在施

工道路上，不允许施工，眼看一场群体性事件即将发生。朱儒玲挡在群众前面控制事态，后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下，村民接受了调解，与宁洛高速沫河口段建设指挥部达成赔偿协议。

“在朱儒玲看来，群众比领导大，工作比陪领导重要。”刘军波说，是“见不到人”让自己对朱儒玲有了更深了解，他为有这样一位司法所长而骄傲。

家人眼中的“陌生人”

朱儒玲是一名所长，可他却清贫得令人心疼。人们没见他穿过啥好衣服，大多数时间都是一身制服；结婚十几年来，他和妻子一直住在岳父母的家中，妻子没有固定工作，仅靠他一个月两千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。为了筹钱治病，家人借遍了所有亲友，并为此背了许多债务。

妻子告诉记者，过去几年，不少当事人都曾要给他“好处费”，却都被他拒之门外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做人就应该行得端、站得直。

朱儒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，每周他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办公室过夜，即使回家也是接近深夜；节假日他几乎没有陪过家人，偶尔在家休息，一个电话便可以把他叫走，不知几天才能回来；妻子生病

做手术，他也只是照顾了一天，第二天又匆匆去了调解一线。

儿子4岁那年，妻子晚饭时分打来电话，说儿子有发烧症状。而他正巧要连夜调解一起纠纷，就告诉妻子，先拿点退烧药吃了再说。他在溺水儿童家属和水塘承包人之间调解到深夜。眼看着快到凌晨，他的手机又响起来，妻子在电话里说，儿子烧得厉害，必须赶快回来送到县医院，他在电话那头连连答应，放下手机却又忙着调解。

好在双方得知朱儒玲孩子发烧，都做出让步，朱儒玲这才急急忙忙赶回家，而此时，孩子已被妈妈送到医院，他又急忙赶去医院，等交费、拿药完毕后，疲惫的他倒在走廊的椅子上就睡着了。

他还亏欠儿子一顿“自助餐”

2013年国庆节期间，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，朱儒玲向儿子承诺，只要两科都考90分以上，就带儿子到蚌埠市区玩，并请儿子吃一顿好吃的自助餐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儿子很是兴奋。今年过年前，儿子的分数出来了，两科真的考了90多分。但此时，朱儒玲已经被查出患了癌症并住院了。

直到现在，这个三口之家甚至都没有一张合影照。

“爸爸还欠我一顿自助餐！”每当听到这句话，朱儒玲的妻子总会不住地掉眼泪。“没关系，妈妈带你吃好吗？”可是妻子很少到市区逛，并不知道哪里有自助餐，只好带孩子在镇里的饭馆吃上一顿。懂事的儿子并没有埋怨，而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